

# 山外人 山里人

匡庐水

■ 文/庐山



这四个事业执著的女人放弃了爱情,决定远离这物欲横流的城市,一起去寻一处纯洁的世外桃源。其实她们的生活很窘,鸡还没生蛋,种的菜也日渐发蔫,为了生存不得不向老乡补充。

房东老张六十年人生唯一的愿望是去一趟重庆,然而,城市让他感到是如此的陌生,如此的格格不入。

四个女白领在网上相识,由于都曾经历过一段不堪回首的感情,顾影自怜的她们决定远离这物欲横流的城市,一起去寻一处纯洁的世外桃源。几经调研,她们选中了重庆綦江山的一个小村落。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:开荒种地,养鸡生蛋……诸如此类。

以上是几年前《北京青年报》等主流媒体的报道。正是那时我们接到委托,前往白领生活的地方,争取能以影视的形式对她们“社会”做一个立体的再现。于是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踏上了寻访之路。

按照预先的安排,重庆市公安局小陈警官全程向导。

我们的第一站是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。回答说,山里确实来了这么几个女人,村里的反映跟媒体的报道差不多。派出所民警说,只要不是搞“法轮功”,生活状态的选择是每个公民的自由。随后给我们画了个进山的示意图。

几天前这里下了一场小雨,山路行车颇为困难。好在小陈驾驶的是一辆越野车,派出所的同志也说了目的地并不远,大约十几公里,乘“摩的”只要25元钱。可谁也没想到,这泥泞、狭窄、坎坷的十几公里山路越野车竟开了两个多小时。到了山顶回路,乡亲们信手往山坳里一指,说,就那里。看样子那几个女白领的知名度还挺高的,可谓老少皆知。

目的地近在咫尺,小陈警官遂将车停靠在路边树下,我等三人便沿着依稀可见的山径顺坡而下。其实这里并没有路,沿着乡亲们为抄近道留下的足迹一路前行。这可就苦坏了我们。脚下磕磕绊绊,身上树枝抽打,目测并不远的地方却幻影般总也无法接近。这时天已渐渐放黑,小陈警官建议寻一处就近的老乡家先安顿下来再做计较。

主人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。住地离“白领们”其实不远,说起我们来此的缘由,男主人立马出发到“下面去”找来四个白领之一的女子。四个女人姓甚名谁当时

我就记不清(请读者原谅我的记忆力)。聊天中得知,四人分别从事过各种职业:企业老总,外语老师,其中一个还是德语硕士。而且事业都呈欣欣向荣状态。

这四个事业执著的女人放弃了爱情。不,是拒绝了爱情。不要批评她们,那是一种无奈的抉择。

来者是个很清秀的女人,杭州人,三十岁左右,眉清目秀,高约1.70米,谈吐文雅,不时吐出几个我听不懂的单词。然而该女子少言寡语,不肯入座。也许是接受的采访太多,抑或是有所戒备,总之自始至终都难开金口。临别,很友好地邀请我们参加她们明天的晨会。我琢磨,此行权当旅游吧,肯定没啥结果。于是一致商定,明晨派一人做代表即可。

时间是在凌晨四点。一切仪式都很怪异:先是哭,必须放声大哭,眼泪鼻涕好像祭奠祖宗十八代一般;身边每人一筒餐巾纸,直到擦完眼泪鼻涕餐巾纸用光为止。完了是笑,笑得天翻地覆不知今朝是何年。

天空尚在蒙昧之中,晨会结束,每人发鸡蛋一枚。

白领们居然有一种满足感。这让我很恐怖。这就是她们追求的生活吗?如果你的恋人负了你,前面还有很多宽广的路,何苦如此呢?

其实她们的生活很窘。鸡还没生蛋,种的菜也日渐发蔫。为了生存不得不向老乡补充。反正今晚我的房东是这么告诉我的。

房东夫妇没一句多余的话,吩咐啥就是啥。首先安排住宿,单间每人20元,被子很干净。我们三人欣然。尔后是吃饭:鸡鱼肉蛋,倾其所有。张姓男主人一直陪着我们这一行“贵客”。家酿的酒,喝醉为止。老张一口下肚来了兴致。他说,山下的房才500元一平方米,他有两个孝顺的儿子,在山下买了200平方的房子给他们养老。老夫妻坚决不去。他说,他在山上有鱼塘,有养鸡场,有水田,空气又好,到山下

去干吗?一切都得掏钱,哪有现在快活?

喝!今朝有酒今朝醉。难得有文化人上山,这顿饭我请得起。女主人插话说,她的这个男人唯一爱好是看书,赶趟集捡到一张旧报纸都要带回家颠来倒去地读上几遍。我说,回去我寄几本书给你,让你一下子看个够。

老张大喜,千恩万谢没完没了。

山坳里那几个女白领不也是文化人?我不由纳闷地问。

除了买鸡蛋,她们一般不来的。老张说。

她们不是自己养鸡吗?——又问。你以为今天养鸡明天就下蛋啊?老张断言,要采访赶紧去,估计她们坚持不了多久。

继续喝酒。主人说,他这辈子没啥遗憾的,唯一的愿望是去一趟重庆。

愕然。六十年人生,重庆又这么近,怎么可能没去过?

答案是肯定的。

我当即承诺赶明儿我们带他去重庆,了却他一个心愿。老张闻言顿时两眼放光,像是捡到了金元宝。

第二天回城,小陈警官在老张的鸡场买了几只鸡,老张一路挑到车上,还念叨着不要去池塘里撒一网鱼?

到达重庆已是华灯初上,在宾馆给老张开了个单间。我刚进房间,老张便急匆匆赶来,一脸尴尬地说,他房间没电。我纳闷,这怎么可能呢?原来他没把钥匙牌插进取电器。于是我不得不对他从头普及“生活常识”:电视怎么开,沐浴器如何使用等等。

晚上吃火锅,老张没了在山上时的豪气,显得拘谨而木讷,自觉自愿地当回了“乡下人”,城市让他感到是如此的陌生,如此的格格不入。200元一晚的宾馆,两顿火锅,圆了这个山里汉子几十年的梦。

几年过去了,想想真叫人心酸。

# 陌上花开蝴蝶飞

稗海习得

■ 文/习斌



露水情缘,恍如隔世。从古至今,这样的故事在笔记小说中比比皆是。人鬼殊途,但寄寓其间的那份情感总是共通的,或缠绵,或凄苦,或欢喜,或怅然,总能拨动我们的某根心弦。

流传千古的《华山畿》,就是一则缠绵的故事。宋少帝时,南徐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,在旅店见一美貌女子,爱慕相思成疾而死。临终时,他叮嘱母亲,一定要用车载着自己的棺木,从华山那里经过。结果,棺木经过那女子门前时,拉车的牛再不肯走。那女子唱了一曲《华山畿》:“君既为依死,独活为谁施?欢若见怜时,棺木为依开!”此时,棺木真的打开了。那女子纵身跳入棺中,与士子合葬。

这是多么惊悚骇俗的爱情故事!这个故事收在南朝《古今乐录》里,此书今已佚,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加以转引。人们

普遍认为,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“梁祝”,就是从这个故事化来的。

故事里的“华山”在哪儿呢?从古至今,众说纷纭。古代众多文士皆认为指西岳华山。其实细想想,这是说不通的。南徐指镇江,云阳乃丹阳,从镇江去丹阳,怎么会经过远在陕西的西岳华山呢?胡适先生后来详加考证,认为指的是丹阳南面高淳境内的花山。从地理方位看,还是有点说不通。其实,这个哑谜早在前人的方志中就被揭开了。元《至顺镇江志》这样记载:“华山畿即今神庙之华山,非花山明矣。此地草葱郁而秀,故曰华山,取其光华也”。华山,即在余姚桥镇华山村。

“华山畿”故事也有以喜剧收场的。元林坤《诚斋杂记》提到了“华山畿”,不过结局大不相同,那女子纵身入棺后,士子奇迹般地复活了,最终“两家相庆,配为夫妇”。有情人终成眷属,这样的“大团圆”结局,可能大多人更乐于接受。

唐牛僧孺《玄怪录》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。唐高祖年间,江州参军曹惠家发生了一件异事,原本摆在佛堂里的一对木偶小人张嘴说话了。这对木偶一个叫轻素,一个叫轻红,他们自称是南朝萧齐时宣城太守谢眺陪葬的木俑,由沈约家的老仆人孝忠所造。当时天下能工巧匠的手艺,没有能超过孝忠的。谢眺死后,作为他的好友,沈约将这对木偶随谢眺一起埋于地下。那只叫轻素的木偶说,一天,自己在墓里正拿热水给乐夫人洗脚,突然有盗墓贼闯入墓中,不仅将墓中财物盗走,还顺手将木偶拿去了。

曹惠听了很奇怪,便问道:“谢眺娶的是王敬则的女儿,怎么墓中会是乐夫人呢?”轻素说出了原委。原来,王氏是谢眺生前的妻子,乐氏是阴间的婚配。那王氏本是屠户家出身,性情粗鲁,到了阴曹地

府,依旧时时河东狮吼。谢眺便跑到天帝那儿告了一状,天帝允许他休掉王氏,另娶乐彦辅的第八个女儿。此后,谢眺和乐夫人琴瑟相和,形影不离。

这故事看似荒唐,倒也并非完全没有影子。作为萧齐大将,王敬则的确屠户出身,不过王氏和谢眺吵闹不休,倒是事出有因的。齐明帝萧鸾当政时,任会稽太守的王敬则颇受猜忌,为了避祸,他决意起兵,遂派人去联系在京口任南东海郡太守的谢眺。谢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最终向萧鸾告发了岳父谋反之事。王敬则在京师的几个儿子均被处斩,自己也兵败身亡。这件事过后,谢眺夫妻反目。王氏经常身怀利刃,想要杀死谢眺,为家人报仇。谢眺吓得躲了起来,从此不敢和夫人相见。一年之后,谢眺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,惨遭杀害。

这段史实,到了笔记里,竟然附会出了谢眺冥婚的故事,着实有点意思。想来人们对这位大才子的生前遭遇很是同情,想他死后过得开心一点吧。

大约汉代以前,冥婚就在民间出现了。唐宋时较为流行,连皇室也热衷于此。唐中宗李显与韦皇后之子懿德太子李重润,被祖母武则天赐死时,年仅19岁,并未婚配。中宗即位后,为懿德太子聘娶国子监丞裴粹亡女,将两人合葬。此外,韦皇后还为亡弟韦洵聘娶大臣萧至忠的亡女,让两人成为一对阴间夫妻。不过有趣的是,韦氏一党被李隆基发动政变铲除后,萧至忠为了撇清和韦皇后的关系,立刻去挖韦洵的墓,将女儿的灵柩取走,两人在阴间就此“离婚”。人情冷暖,一至于此!

陌上花开蝴蝶飞,江山犹是昔人非。已然定格于历史长卷的民俗,打上的总是特定时代的烙印,恐怕不能简单地用“陋习”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吧。